

珠池唱晚

徐锡维

几年来，我曾几次到过珍珠养殖场，每一次都令我感到高兴，面对蓝天、大海、平展展的沙滩，心底里就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激情，那是一个多么纯净的世界！但每一次欣喜之余，又不免带点儿小小的遗憾。因为，我没机会到海里的珠棚去看看，在那广阔的海面上，一座座孤独的珠棚显得异样的神秘。可好，县文化局和县珍珠公司为了在珍珠节期间，举办一次“南珠综合展览”，我负责展览的撰文工作，又能重返珍珠场了，心里非常高兴。这一次，要到海里殖珠池的作业区拍摄一些照片，我们整整等了半个月时间，终于，珍珠养殖场的石场长来电话了，“退潮了，快来吧！”

“皇冠牌”小轿车在柠檬桉树掩映下的公路上疾驰，到了营盘乡，然后，向海边折去。也许海上气候有变化的缘故，只见成千上万只蜻蜓在海堤的空中翩然起舞、上下翻飞，煞为可观！那一只只淡黄、金黄、青紫、粉红、乌黑、赤褐色的蜻蜓花花绿绿，各样各色，密麻麻地一大片，仿佛纺织起一张彩色之网。此情此景，文化馆的郑副馆长和图书馆的长是热衷于摄影的，以为拍上一张照片，一定很美。文化局的陈局长是画家，他更愿意这是一幅油画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一首朦胧诗。

珍珠养殖场的石场长精明强干，热情好客，他给我们介绍了海水养殖的基本情况，还组织职工们进行人工插核和孵化育贝管理方面的一些技术性工作，使我们了解有关育珠知识，同时，还拍摄了很多有展览价值的照片。等到日头偏西时，海潮才渐渐退远，袒露出了大片大片黄烂烂的沙滩，上面遗留着大海赠送的物品：小花蟹、沙蟹、小跳鱼、香螺。这时海岸边出现了扛着铁锄、拄着竹篮的渔妇，她们在湿润的沙地上一锄锄地挖掘着沙虫，这沙虫精得很，稍有动静，已逃遁得无踪无影。一群赤身露臂的约七、八岁的小男孩，各舞动着一只小铁耙，挥着小竹箕，前呼后拥地追逐过来，然后，在滩涂上耐心地耙着小花蟹。大帮大帮的男女青年挑着珠笼网箱，走进退潮后的浅滩，各自朝着他们的珠棚走去。珍珠养殖场的工人们也出动了，他们戴着草帽或斗笠，一路上欢声笑语。我们在珍珠公司林经理和珍珠养殖场石场长的引导下，赤脚走进了潮呼呼的海滩，踏着软软、凉凉的沙层，面对广阔的天空和海洋，我们感到快活，感到惬意，这是踏着大海的胸怀啊！似乎感受到大海沉重的喘息声。足足行走了半个小时，也许走了一公里，一会，脚下出现了海水，可以说潮水只退到此地为止。驻步天涯海角的南珠古珠池，这便是真正的珠池了！也是著名的南珠古池啊！我们把裤脚高高地卷到膝盖上，踩着齐腰深的海水，响起了一阵阵“嚓扑嚓扑”有节奏的、有韵味的响声。海风轻轻地吹拂过来，凉润润的，使人心旷神怡。前面出现一位身穿红衣服的珠女，她戴着一顶斗笠，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见她挑着笼箱，风姿绰约，苗条的身影显得异常鲜明、醒目，她大步大步地踏着海水，就像一团火焰在飘动。我们走近了珍珠养殖场一座耸立海水中的珠棚，我乘兴地沿着十六级高高的木梯，爬上了只有几平方米宽阔的棚里。由海面到棚上约七八公尺高，整座棚用几根粗大结实的林桩撑

着，站在棚上，远眺岸边，走动的人影模糊不清。沿着海湾，珠棚林立。置身这棚里的主人是一位中午职工，他每个月要在这里守上十五天，然后才换班，吃、住在棚里。早晨，看着太阳升起；晚间，望着月亮隐去。在这棚里看护珠池，需要多大的毅力和高度的责任感啊！要经受得起海中的风雨侵袭，烈日曝晒，更要耐得住生活上的寂寞和无聊。日复日，月轮月，养殖珍珠的同时，也在磨炼着人的意志。俯首看着珠池里养珠工人捧起了一挂挂沉在水里的笼箱，轻轻地摇着，抖着，洗着笼箱里的珠贝。一笼笼的网箱装着一只只的贝母，一只只的贝母，孕育着一颗一颗的珍珠，那是养珠工人的一片情啊！

不知不觉，暮色四合了。远处一些珠棚已亮起了灯火，灰蒙蒙的海面上，渔火闪烁，更使人沉迷。不知谁在远处唱起了电视剧《渴望》的主题歌，我想，也许是那位穿红衣服的珠女唱的。但此时，怎么也寻觅不到那一团红色，只有悠扬的歌声在静静的海面上飘荡。这情景，令人激情洋溢、留恋忘返……